

# 吳稚暉與蔣介石

(本文插圖刊第7、52頁)

● 吳伯卿

## 逍遙自在閒雲野鶴

開國元勳吳稚暉先生，於一九五三年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在臺北逝世，享壽八十九歲。稚老是一八六五年民國前四十七年出生，今年（七十八年）是他一百二十五歲冥誕，哲人日遠，典型宛在，國人對於這位偉人與偉事，記憶猶新，他的音容笑貌，可說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

吳稚老是近代一位傳奇之人，具有中西高深的學問，舊道德與新思想兼而有之，他多思健談，而且是莊諧並作，妙趣橫生。早歲贊襄國父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以後又始終是先總統蔣介石最有力的維護者。在他一生中不知目覩多少滄桑，身經若干變亂，革命成功後，也不知道多少人後退，多少人腐化了。而稚老還是布衣粗食，淡泊明志，堅守其革命時代的節操與信仰。

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為稚老百年誕辰紀念日，全國各界在臺北曾經熱烈而隆重的集會紀念，蔣公親自主持，並發表「吳敬恆先生百年誕辰頌詞」一文，特別推崇「吳先生是我國當代一位偉大的文學家、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

、社會改革家，不但是國民革命的先覺，而且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特別推崇，真是一位革命的聖人。」又說：「當我每見國父與吳先生相晤，無論其在私人聚談或共同會議時，國父對之，總是肅然起敬，尊之為師。因之吾黨同志莫不以師禮事之，尤其是我平時承教請益，感受最深。每週黨國有疑難大事，總是先就教於先生，並以其一言而決。故後來諸同志竟常稱之為『先向吳先生卜卦再說』，吾黨對先生信仰之深切，蓋有如此者。」

以吳稚老在黨國的崇高地位，歷受國父孫中山先生與先總統蔣公的禮遇，要做大官真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這位淡泊名利的奇人，以閒雲野鶴之身，逍遙自在慣了，有許多做官機會，他都避之惟恐不及，辭而不就。

## 培植國民黨新生代

清末稚老卜居英倫，與旅居法國的張靜江、李石曾兩先生，同奉國父之命，在歐洲地區從事革命活動。民國創建後，稚老返國，在北京推行國語注音字母工作；二次革命失敗後，又與蔡元

培先生赴歐，旋與李石曾、張繼諸先生發起組織「世界編輯社」，並發起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提倡以工兼學。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病斃，稚老回國在上海主持中華新報筆政。六年辭北京大學學監之聘，應教育總長范源濂之邀，編注音字典。七年任唐山路礦學校國文教員凡兩年，九年又赴法視察里昂中法大學校舍，十年回國招生率學生百餘人赴法勤工儉學，任中法大學校長。在此時期中，稚老往返於國外與國內滬平之間，蔣公則為軍事奔走於閩、粵、桂諸省，對於這位心儀已久的吳稚老，尚無見面機會。

民國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國父被迫離粵赴滬，十二年二月，國父回廣州設大本營，以大元帥名義統率軍政，派蔣公為大本營參謀長；稚老同年返國，奔走於京、滬、粵間，勸陳炯明悔過，不成。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召開，稚老為出席代表，並當選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蔣公適由俄考察完畢返粵，奉指定參加大會，在此期間，蔣公介石始與稚老相識，自後交往密切。旋蔣公籌辦黃埔軍校，國父擬任稚老為軍校政治部主任，為稚老所婉

辭。十四年稚老以北京適宜讀書環境，為培植中國國民黨幼苗，乃在北京乾乾胡同小南街九十二號創辦海外預備學校，在滬粵兩地遴選革命老同志之優秀子女，帶到北京入學。蔣公便將長公子經國先生託以教育之責。在二十多名學生中，以經國先生十六歲年齡較大，學識較高，稚老特單獨講授，並加習俄文，未及三月，其俄文程度足以應付留俄之用，在稚老鼓勵下，經國先生乃於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啓程赴莫斯科入孫逸仙大學深造。經國先生對此段師生情誼，畢生不忘。

### 授旗北伐警語壯行

十五年七月九日，在廣州東校場，蔣公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舉行北伐誓師典禮，由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譚延闓先生授印，稚老代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授旗，委員孫科先生奉國父遺像，各致勵詞，稚老致詞謂：「中國革命，遠起湯武，新舊主義，當然不同，救民水火，古今一揆。今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全體黨員，敬奉總理遺像、黨旗、國旗授我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率全體將士，載而北征，牧野之捷，載主休下，一戎斯定，天下為公，尙其鑑茲。」由此項講話，可見稚老對蔣總司令寄望之殷切。

北伐軍義旗一舉，所向披靡，全國響應，首先底定湘贛，繼而克復武漢，不數月東路軍又平定江浙，收復上海南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雖奠都南京，而軍閥孫傳芳、張宗昌之殘部，因獸猶鬥，威脅仍然存在。尤以中國共產黨為破壞北伐成果，首先在南京製造國際事件，以

引起外人對北伐軍事之干涉，繼又在蘇俄顧問鮑羅廷導演下，製造寧漢分裂，汪精衛、唐生智之流，高張反蔣旗幟，與南京對抗，並揚言撤免蔣總司令職務。當時，蔣公處境極端險惡，稚老特勸慰蔣總司令說：「你今天身負軍事和黨國重任，此刻之心情，正如書經所說『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夏書五子之歌），只有出之以戒慎恐懼，採取堅韌的毅力與決心，乃能無畏於橫逆，而終底於勝利成功。」此一段警語，蔣公拳拳服膺，經過四十二年之後，猶在五十八年三月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革命歷史的啓示和革命責任的貫徹」為題的開幕詞中，加以引述，並說明每當黨國危疑震撼之際，對先生所提之警語，必重復浮現於胸中腦際。

### 覺察危機力促清黨

當十五六年之際，中共黨奪取政權之陰謀，日益顯露，稚老目視黨國危機，乃於十六年四月二日在上海舉行中央監察委員全體會議，提出「檢舉共產黨連結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共同謀叛證據」之呈文，九日全體中央監察委員聯合發表「護黨救國」通電，並斥責武漢聯席會議成立以來之種種謬舉，繼經與蔣總司令密商，決定清黨大計，使革命陣容整肅一新。

同年六月，馮玉祥率軍東出潼關，周旋於寧漢兩者之間，十九日，馮應邀至徐州與蔣總司令、胡漢民、蔡元培、張靜江及稚老等會晤，由稚老主持特別會議兩次，決定聯名通電北伐，並由馮勸請武漢政府剋期取消。八月十三日，蔣公感

於寧漢分裂益甚，為促成內部團結，決計引退，發表下野宣言，辭去本兼各職，回鄉掃墓。稚老特與胡漢民、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諸先生赴滬挽留未果。迄至十一月間蔣公遊日歸滬，稚老即趨訪商討黨政軍情勢，並促請蔣公早日復職，以穩定政局，旋經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第四次預備會通過蔣中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案。

十七年一月四日，蔣公復職，又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特任為國民革命軍北伐全軍總司令，並通過北伐軍戰鬥序列，揮軍渡江，繼續北伐，勢如破竹，六月八日，北伐軍即光復北京，蔣公特邀請稚老一同由南京經武漢抵達北京，於七月六日，偕同各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人，在西山碧雲寺祭告國父，蔣公伏讀祭文，回溯往事，極為哀痛。同年十月三日中央政治會議制頒「訓政綱領」，實施五院之治，推定委員起草五院組織法，由稚老負責起草，十月八日國民政府改組，推蔣公為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並推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吳稚暉諸先生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稚老堅辭監察院長，改推蔡元培擔任，從此五院組織成立，並發表訓政時期施政宣言。

### 口誅筆伐遏阻亂萌

北伐完成，全國歸於統一，革命程序，已由軍政時期進入訓政時期，建設伊始，國民政府乃於十八年一月在南京召開國軍編遣會議，當討論確定兵額時，馮玉祥即提出異議，主張不談裁兵

先談裁將，應先位置將領，論功議賞，免動天下之兵，稚老當即引證古今中外治道，反覆闡解不能實行理由，予以開導，結果不歡而散。領軍將領為保存實力，擁兵自雄。為反對編遣，二月間桂系李宗仁首先在武漢派兵進入湖南，驅走魯滌平主席，馮玉祥部隨之於五月間破壞交通，陰謀叛變，唐生智亦於十二月在鄭州叛變，通電與石友三呼應。北伐方告結束，叛亂隨之紛起，中央勸阻無效，不能不出兵討伐。十九年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等竟在北平組成擴大會議，釀成中原大戰。稚老為謀國家團結，曾多方奔走接洽調停，最後只得出口誅筆伐，以遏阻亂萌，所幸不久北平「擴大會議」及「偽組織」即告瓦解。

不幸二十年二月，蔣公為貫徹國父遺囑定期召開國民會議，發生立法院長胡漢民獨持異議而辭職的政潮，稚老不得不挺身說話。同年五月，汪精衛、陳濟棠、李宗仁等又在廣州另組政府，使國家復陷於不安之局。稚老乃於中央日報發表「答客問」一文，對汪精衛之翻雲覆雨行徑，予以駁斥。詎料內憂未已，外患踵至，日本軍閥，乘機製造九一八事變，東北變色，蔣公身當其衝，在粵方壓力下，再度引退。

二十一年一月，日軍又在淞滬尋釁，發生二二八事件，南京飽受威脅，政府遷都洛陽，蔣公以在野之身，動員中央精銳部隊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協助第十九路軍在上海浴血抗日。三月間，蔣公復出，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稚老特條陳救國綱領意見，並附抗日救國綱領草案。蔣公

以攘外必先安內，特確定安內攘外政策，對日本則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對內則整軍經武，充實國防，並五次圍剿共軍，同時分在廬山峨嵋辦理訓練團，調訓黨政軍各級幹部，提倡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加強精神武裝與物質建設。為增強中央與地方團結，蔣公多次分赴各省巡視，曾邀請稚老偕行，巡視西南之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以稚老物望崇隆，於遊山玩水之外，兼負溝通協和之任。

自十七年至二十六年之「黃金十年」之間，稚老對促進國家團結統一，可說盡了一言九鼎的作用。

抗戰初期，汪精衛竟擅離抗戰陣營，靦顏事敵，在南京成立偽組織，為虎作倀。稚老素來鄙視此人，中央監察委員會舉行緊急會議，永遠開除其黨籍，決議文即為稚老所手擬。先後以嘻笑怒罵的文字，對「汪精衛雙照樓新詞憶舊遊『落葉』」，步韻譏刺，並作白話註釋，以明其早已蓄有叛志，又發表「駁舉一個例」一文，對汪立論加以駁斥。

並講演「作賣國賊是世界上最醜惡的毒物」，斥汪夫婦因效三等娼妓而始為之。再發表「汪兆銘的罪惡及料其將來之結果」，真是罵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

三十二年八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崩逝，外界盛傳稚老將繼位主席，他特作幽默小品文加以否認，其文云：「言乎公，小人系竊大名，

必使世界譁笑。愛國豈可辱國？言乎私，犛牛忽披文繡，定將餘年犧牲。惜身不應殺身！復次，燒了灰，還是國民黨，燒了灰，並是無政府主義者。下自委任末級，上自國府主席，凡屬政府官吏，決不為者，李石曾唱於前，我亦隨其後；已經之歷史可證也。何必亂造謠言！」稚老不僅表示這種堅決態度，並在五屆十一中全會中，極力主張推蔣公繼任。

當蔣公於國慶日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大典時，稚老代表中央監誓，並致祝詞說：「敬恆等隨公至久，知公至深，公之治事治軍，以至於治學，罔不至大至純，至精至明，而貫通融會，更一本乎聖賢賢訓，而持之以力行。以是而為國，國基乃鞏，以是而濟世，世道乃通。奠基於修齊治平之道，而後能彌綸磅礴，以底於舉世所祈求之大同。際茲國慶，欣睹威儀，欽企無極，更系以詞：瞻維宇內，瀕洞靡寧。烽火遍地，憔悴斯民。何以拯之，大仁大勇。芸芸有庶，人各迺心。利害得失，掉闔縱橫。何以一之，惟精惟誠。惟公嶽嶽，天挺奇姿。危則以扶，顛則以持。登斯民於衽席，撥磐石之岐嶷。蔚斯懋績，永奠邦基。不特億兆人仰止，為斯民之元首，且將垂久景慕，為方來之良師。」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為稚老八秩壽辰，中央黨部發起簽名向稚老祝壽致敬，並為醴集「敬恆獎學金」，蔣公親函道賀，函云：

「稚老先生道鑒：玆值先生八十誕辰，嵩華泰岱，不紀歲年，仰體曠懷，不敢效世俗祝壽之舉，然二十年來，同沐風雨，教誨之殷

氣節之感，使中正受益無量，仰止之情，不能自己，敬以寸箋，聊將敬意，惟祝康強逢吉，長爲我黨同志之表率，他日建國成功，得奉侍杖履，徜徉廬山五湖之間，從容話舊，補晉一觴當爲先生之所許，而亦中正之所禱祝者也，敬頌健勝。晚蔣中正率子經國頌卅三年三月廿二日

另外，致送「高山景行」四字壽匾致祝，蔣夫人亦致送蛋糕。

稚老在壽匾左側註以小字云：「人總以爲戎馬倥傯之人凡有應酬，必假手於秘書，惟所書與黃膺白先生家傳序文，兩兩相較，知出一手，見天姿充朗之人，固無所不能也。」可見兩公彼此互爲推重之一斑。

### 布衣粗食淡泊明志

三十三年是抗戰最艱苦的一年。日軍在盟軍與我軍夾擊之下，作戰能力雖已再衰三竭，但困獸猶鬥，發動兩大攻勢，一方面由河南向陝西進逼，以威脅四川，一方面經由粵漢線，侵佔湘、粵、桂各省重要據點，而其前鋒竟延伸到貴州之獨山、都勻，陪都爲之震動。而中共在蘇俄羽翼下，擴張擴軍，羽毛日漸豐滿，大肆不抗日軍專打國軍之軍事掠奪。同時，唆使附庸黨派如民主同盟之流，假民主美名，到處製造學潮和糾葛，與政府爲難。另一方面，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一意袒共，並要求授予中國戰區全部軍事指揮權，翼張跋扈之狀，令人髮指。當時黨國面臨極大危機，蔣公從容應付，固自有定力。稚老

則每當蔣公憂患如山之際，必親到官邸，邀同戴季陶、陳布雷諸先生陪同蔣公聊天，稚老講些輕鬆的故事與笑話爲蔣公解憂，使蔣公色霽顏開，爲之莞爾。在蔣公日記中，常有此類記述，蔣公對稚老之用心與苦心，感念不置。

稚老一生布衣粗食，生活刻苦簡樸，除領一份薪水外，全賴壽書收入維持開支，蔣公不時接濟。抗戰八年，稚老居於重慶一斗室中，常跑警報，因營養不良，攝護腺病經常發作，蔣公隨時親臨慰問，多次接往黃山官邸小住，醫藥費用，幾全爲蔣公撥付。

三十四年七月，蔣公請稚老篆書「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一聯，此聯現仍高懸總統府會客室中。八月抗戰勝利，月底毛澤東應召到渝，九月某日毛曾到稚老寓所拜訪，未予接見，但曾去函勸毛既已取得權位與榮祿，適可而止，不可再生吞活剝，實行共產主義。明知對牛彈琴，姑且一試。

### 主持重修蔣氏宗譜

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稚老應蔣公之請，楷書清代全祖望所撰「蔣金紫園廟碑」碑文，經蘇州名家勒石，來臺後此一吳書碑文印在「蔣氏慈孝錄」中。四月三日，稚老乘蔣公所派專機由渝飛滬與家人歡晤。五月三日赴京參加國民政府遷都大典，並重遊首都各處名勝。是年十月蔣公六秩華誕，稚老特以「成吉思加勒西回伊始，華盛頓再主北美之中」聯，親書晉祝。並有跋語云：

「總裁主席周甲誕辰，在昔一二三成吉思六十歲，金勢內促。始一意加勤於西回花刺子模，而西一七九二華盛頓六十歲，當選北美連任總統，凡皆中外顯著之史實。時代不同，成就各殊。我總裁繼承國父，成就新邦，既三民趨重民生，其縱古不逮今，而四海福壽康寧，亦必後來居上。敬以此祝。」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稚老主持制憲國民大會開幕典禮，致詞希望各黨派相忍爲國，制定完善憲法。十二月二十五日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稚老在閉幕典禮中代表主席團將「中華民國憲法」致送國民政府蔣主席，蔣公鄭重接受後致詞，期望全體代表，協助政府，奉行國家大憲。至此制憲大業，於焉告成。

三十六年十一月，稚老當選武進縣國民大會代表，原欲退讓未果。蔣公重修蔣氏宗譜，特聘稚老爲總裁，陳布雷、沙文若兩先生爲編纂，稚老爲撰「武嶺蔣氏宗譜序」及「蔣母王太夫人傳」，宗譜印成後，蔣公特派公子經國先生於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還鄉在溪口家廟代爲主持蔣氏第八屆獻譜典禮。

三十七年五月，蔣公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後，特聘稚老爲總統府資政，以備諮詢。稚老以年事已高，體力衰頹，隱寓滬濱，杜門謝客，專心編訂圖籍，整理六十年來之文稿函牘及剪貼之新聞紙類，以供日後史家之採擇。同時，從事編撰蔣總統中近年表。

### 依然協助規復大計

三十八年一月，蔣公引退還鄉。稚老以國事

日非，痛心疾首，原擬立志殉國。因蔣公堅邀並

派專機迎接，乃於二月二十四日由滬飛臺，卜居

臺北，偶將所藏剪報函牘雜貼成冊，名之「望鄉

臺」。五月間蔣公來臺，多次訪晤，稚老鑒於當

前局勢之嚴重，為協助規復大計，特建議設立中

國國民黨總辦公室及非常委員會，均為蔣公所

接受。十一月，重慶告急，李宗仁代總統束手無

策之際，迭電蔣公赴渝挽救危局一事，甚表贊成

，惟「萬不可使李宗仁脫卸其政治上應負的責任

」。不料蔣公抵渝後，李宗仁先滯桂林，再潛赴

香港稱病逃往美國，置政府於不顧。大陸局勢遂

致益加惡化，以至整個淪入鐵幕。

三十九年三月，蔣公復行視事，稚老參與典

禮，非常喜悅。隨之黨務改造，稚老應聘為中央

評議委員。是年有美國記者團訪臺，有一記者竟

向稚老提出問題說：「萬一臺灣發生問題，先生

將再流亡何處？」惹得稚老怒氣冲天，忿然答復

說：「想流亡到紐約去，只恐怕到時紐約早已陷

於蘇俄，因此尚未決定。」頓使此記者啼笑皆

非。

### 金門建亭守護海峽

此後幾年間，稚老經常關心國事，隨時向蔣

公提供意見。尤其對加強對美關係，更是用心良

苦，他曾向我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及旅美教

授黃文山等建言，敦促向美國朝野呼籲給予軍經

援助。臺灣氣候酷熱，稚老怕熱，曾到阿里山小

住避暑，並移居陽明山，到了四十一年七月，稚

老的攝護腺腫大症復發，小便突告閉塞，經延醫

上山診治，亦不見效，乃移送臺大醫院，診治年

餘，蔣公及經國先生常往探視，延至四十二年十

月三十日下午十一時二十八分逝世。香殯凋零，

舉國為之震悼，大殮之日，蔣公親自主祭，題輓

「痛失師表」，祭典極為崇隆。遺體遵照遺囑火

化後，於十二月一日由蔣經國、張其昀、狄膺諸

先生護送靈骨乘專機空運金門，僱舟將靈骨卜葬

於大小金門間之南海。蔣公篤念勳耆，特在金門

海濱建一「吳稚暉先生紀念亭」，以留久遠。蔣

公及經國先生每去金門巡視，必到紀念亭前行禮

憑弔。以稚老的忠魂義魄，無異是臺灣海峽的守

護神。

吳稚老去世後，其在大陸携出之資料，加上

來臺所集存者，全部移送黨史會珍藏，成立吳稚

暉檔案，編號存儲。其中有關蔣公的函電文牘，

稚老曾經加意集中整理，大部份即蔣公親筆函件

，及小部份電報，內容十分重要。尤其在研究蔣

公生平事蹟以及蔣吳交誼方面，實為極為珍貴的

現代史料。稚老是國父孫先生的良友，輔佐革命

，功勳卓著。蔣公既以父師之禮事孫先生，故亦

以師禮待稚老，在函中稱稚老為「先生」，自稱

「晚」，平居則稱「吳先生」而不名。此種關係

絕非尋常可比。稚老輔佐蔣公定亂統一、抗日救

國、反共護黨，數十年如一日，而絕無利祿之念

，其高風亮節，足以垂範千古。

現在，稚老與蔣公都早已先後辭世，享壽均

為八十九歲，可謂巧合，緬懷兩公風義，令人欽

遲無已！

# 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佰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貳佰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